

潘育川： 摄影与手绘结合，记录小人物的心路历程

从 2020 到 2021，世界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而发生巨变。对于祖籍广东开平的画家和观念摄影家潘育川而言，居于美国的他，经历了长达 456 天的“居家令”，是一次毕生难忘的经历。为了完整记录并再现这段时光，他从“被居家”的第一天起，就有意识地每天进行了一幅“摄影与手绘结合”的行为创作，坚持了整整 456 天，至加州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实现“全面开放”、日常活动被允许为止，他以这 456 个作品，最终凝成了“一个”作品。

“这个作品的名字，可以称为《一个艺术家居家避疫的 456 日》”，他说。这是一件极具个人特色的当代艺术作品。

“摄影与手绘结合”的行为创作

收藏周刊：在您创作这个作品的第 456 天，您说，“我的摄影行为也划上一个句号”。您把这长达 456 天的一个摄影行为，定义为一个行为、一个作品吗？为什么？

潘育川：回望 2020 年，是全世界几近停顿的一年。有些事件突如其来，人类终于停止了狂奔的步伐，有人失去了工作，有人失去了家园，有人失去了生命。作为艺术家也不例外，有人停止了外出写生、停止了外出画展，大型的展览也停止了，许多人的内心，一度充满了忧郁。

当时，我自己每天不停地看着报道疫情的新闻，看着感染人数及死亡人数，下一个是谁？这种感觉可怕极了……但作为艺术家，我仍在不停思考，能否把这种感受变成创作？是做一个行为艺术，还是画一幅画？最后，我选择了以摄影为主导的行为艺术，于是，在当地宣布居家避疫时，我就开始了一种“摄影与手绘结合”的行为创作。

一幅纯拍摄出来的作品，已经不能完全表达我内心的想法，因此我加上一个手绘小人物，让他——他也代表了我——进入到每天的画面上。德国思想家歌德说过：“除了艺术之外，没有更妥善的逃世之方，而要与世界联系，也没有一种方法比艺术更好。”

收藏周刊：这个作品可有名字或主题？

潘育川：这个作品的题目可以称为《一个艺术家居家避疫的 456 日》，或是《456 日的行为摄影——潘育川的居家避疫》。它是行为摄影图片。

最大的难度在于坚持了 456 天

收藏周刊：在这 456 天中，从艺术形式、内容，到艺术家自己的感悟和发现，有什么阶段性的变化吗？

潘育川：当时，在居家避疫中，对我而言，没有比继续进行艺术创作更好的选择了。疫情中，我尝试了用手机摄影的另一种形式创作，将自己沉重的心情转化为作品展示出来。具体的形式，是我先用手机拍摄出一张摄影作品，然后



根据照片的构图及形式，用手指在手机上的小屏幕里，画上“代表着我”的一个小人物，然后从当地宣布居家避疫开始，每天坚持创作一幅，并发布在微信朋友圈上，至今已经一年多了。从原来的一幅普通照片，加上“我”后，变成了每天一幅的行为摄影作品。

收藏周刊：这种艺术创作的难度在哪里？

潘育川：创作这种行为摄影的特征及难度，就在于每天的坚持，因为这种创作是必须根据自己每天的心情来，色调也会根据心情调整，高兴的时候呈现暖色调，低落的时候使用灰色调，我的小人物也时而伤心、时而压抑、时而带有期望，最后，我用手机自带的简单图片调整工具，进行调色处理，从而达到需要的画面效果。这次行为摄影，反映了疫情正在束缚着人类、阻止着人类急促向前，又给我们提供了急停的机会，用于好好反思。

在手机年代，拍出好照片竟然十分困难

收藏周刊：它是否也属于您观念摄影的一部分？还是说有了新的定义和方向？

潘育川：是的，它属于我观念摄影的一部分。创作可以多样性，但在疫情期间特别是“居家令”下，活动范围大大缩小，还好的是家中有个小花园，让我可以与植物对话，还有就是我会在附近的山路上走走。

收藏周刊：每个人都有手机，您觉得，自己创作的独特之处在哪里？这与您的个人经历、知识结构和人物性格有何关系？

潘育川：是的，手机许多人都有，许多人也使用它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，而我只是一个艺术家，很自然地要用手机做点作品。特别是今次的居家避疫，纯粹拍照片我觉得简单了点（对我来说），而且许多人也那么做了。于是我想，能否先拍摄一个场景或一个物体局部，目的是塑造一个适合自己气氛的场景，接着，能否把自己画进去？第一次试了试，居然效果挺好的，到后来，我刻意画出版画的效果，让小人物中的“我”在照片中突出，更深刻。是的，这特别的形式，

人物简介



潘育川

祖籍广东开平，1988 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，获文学学士学位，历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广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，广州市美术家协会理事，美国亚洲当代艺术协会副会长，旧金山中华艺术学会会员。

只有通过艺术训练后才能画出来，特别是刻画人物的比例、动态，还有光影效果等。

收藏周刊：在人人都能用手机拍照的年代，我们如何才能拍出一张既完美表达内心、又能打动无数陌生人的照片？

潘育川：在人人都能用手机拍照的年代，能拍出好照片是十分困难的事，因为拍摄动作多了，思考的东西少了。至于要拍出表达内心又能打动陌生人的照片，那就要首先感动自己，拍自己的故事、自己的经历，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。

收藏周刊：这 456 天过去了，您自己有了什么变化？您对以后的生活、创作和周边的世界，有什么新的计划吗？

潘育川：这 456 天，我自己变化很大，首先是失去了父亲，失去了工作。早期的居家避疫不敢外出，心理压力很大，所以画出来的（小人物）是深刻的，有些悲伤。随着疫情慢慢好起来，外界终于在 6 月 15 日开始回复正轨，但内心的伤痛，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平息。接下来，就是要继续适应疫情后的新生活。

收藏周刊：最后一个问题，您可设想过如何综合呈现这 456 张创作？

潘育川：我希望的是，它们能在画廊展出，后续集结出书。

